

黃沙碧血戰新疆

(終篇)

郭 岐

——天留硬骨報國恨·忠烈祠裏再世人

張治中變臉色罵人

民國卅五年六月十八日，筆者由伊犁獲釋，乘坐中蘇班機，因該班機沒有其他乘客，也就成了送俘專機。六時由伊犁起飛，飛行了兩個小時，於是日上午八時返抵省城迪化。在中蘇機場所獲的冷淡與漠視，真出我意想之外！在傷心之餘，只好隨同獲釋伙伴，進駐於省政府所設的南樑——南花園招待所內。在大家心情稍安之後，每個人都着手各寫戰敗以及被俘的經過。筆者當然亦不例外。本人所寫的報告，就是本文的摘要，爲省篇幅，不作贅述。剩下的事，就是靜等時任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召見，然後依張長官指示後，再作他計。

果然返迪後第三天，也就是六月廿日，宛凌雲師長、高伯玉專員和我三人，接到了張長官召見通知。其他的團營長們，雖然實命疆場，也會死去活來，但還沒有普見張長官的資格。由此一事，就知張治中隨時隨地都要擺官架子的！因爲張治中曾在黃埔軍校前期出任過教官，也算是我的老師，而我又係國軍任官少將師長，在此場

合本人就成爲第一個開口發言人了。當張治中分別看完我們三人所呈的報告末頁，也就是看過我們三人的姓名與職銜後，他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說，就板着面孔要我先作口頭簡報。筆者就由陣前易帥，就任四十五師師長說起，在精河前線苦戰五閱月，未使敵人越我防線雷池一步，其後因烏蘇吃緊，乃奉命棄精援烏。奈因軍部先一日撤走，致將本師遺棄於萬里無垠的戈壁灘上。在無糧無彈無援的困境下，致全師潰散，本人雖多掙扎了十日時光，最後還是渴死於沙漠曠野中。因我臨死前夕，曾射殺敵人一哨兵，敵人爲搜索他們的哨兵，始發現在敵屍不遠處，還有我這個穿有國軍制服，隨身裝備與衆不同的渴死鬼。敵人爲了由我口中想找我方軍情，旋即以其隨身所携的馬奶子，將我救活，致成敵俘，被移伊犁，作囚九月。在被俘伊始，原想一死，爲國成仁，旋又及身爲敵俘，雖不能攻敵之城，尚可攻敵之心。乃乘敵酋波里諾夫及葉夫西諾夫審問機會，施以攻心戰術，卒獲實效，始有今日和平談判解決新疆年餘動亂事件之實現。在此之前，張治中一直板着面孔，靜聽我述說往事，未吭一聲，

直至聽到和平談判成功，我竟是始作俑者時，他的臉色突然大變，一面用右手食指指向我的鼻尖，一面就破口大罵：

「你胡說八道個什麼？被敵人送回的人，還有臉來見我嗎？你們三人的話，我都不再聽，一齊給我快滾！」

張治中此一變顏厲色的臭罵，在表面上包括了我們在座三人，其實際却是指罵我一人。蓋因我的簡報尾語，竟侵犯了他獨自貪功之忌。然而我當時並未領悟此意，僅覺得他的失禮臭罵，真成了劈開頭頂八片骨，一盆冰水澆下來，冷得我渾身抖顫，呆在那裡不知所措。我當時抖顫並不是對張逆有了怕情，完全是氣極的反應。身爲軍人帶兵打仗，勝敗乃其常事，不僅於今，古亦有之。就以新疆往事來說：漢時張騫、蘇武出使西域，均曾被俘十多年，但因他們始終秉持漢節而不移，俟獲釋回朝後，仍被武帝封侯封爵，予以獎勵。於今我在新疆帶兵打仗，從來沒有打過敗仗。其後因受別人之失敗而被俘，不僅仍秉漢節，尤且還獲得攻心戰術之實效？你爲何竟臭罵起我來？真是豈有此禮！我的內心正在這裡，因而

挨了罵後還呆在原地未動一步。與我同時挨罵的宛、高二人，既被下令驅逐，當然要離開現場。在他們開始行動時，順便拉了我一把，我才猛然清醒過來。此情此境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只好跟在宛、高二人身後，悶聲不響離開了長官部貴賓招待所的東花園。

張治中會借刀殺人

當我返回省政府招待所南花園後，我的心情仍然縈繞在張治中臭罵我一事之上。我向他報告其他事項，他都能靜聽下去，不吭一聲。唯獨聽到和談成功字眼時，他就勃然大怒，開口罵人！此中定有隱情，別有蹊蹺？經我再三再四的深思推敲，始豁然想通。挨罵的癥結所在，是犯了張治中貪功之大忌，他以為我想分他一杯羹，因而藉口罵人，阻止我說出和平談判之創始人。那樣一來他想獨佔伊叛事件，和平談判的成果，就不可能。蓋因張治中一向是個有功就貪，有過就推諉的大白臉，這不是筆者信筆雌黃，當有事實為證。在我國抗戰初期，張治中出任了湖南省主席。適日軍攻陷我武漢三鎮，敵鋒南轉指向長沙。而張治中身為一省主席，不僅不諳長期抗戰的國策；尤且還要沽名釣譽，竟倡言堅壁清野，下令長沙城防司令、保安司令以及市警察局長，作地毯式的將城全毀，藉口全城物資不為敵所用。於焉下令火燒長沙。

但火燒長沙之舉，對敵人根本未損毫末；對自方反而損失不貲，實有違長期抗戰國策。適軍統局戴雨農將軍取道湘西路經長沙，覺得火燒省

會不大妥當，曾向負責治安鄧錫等三人追詢出諸何人旨意。由鄧錫口中始獲悉全奉張主席之命而施為。當即據情電呈最高當局備查此事，然而蔣委員長獲得此情後，則認為自損物資，有違長期抗戰國策，殊屬不當，乃去電長沙追究責任。而張治中原想借此邀功領賞；不意反而惹火燒身，當要設法卸責。乃乘戴將軍路過長沙之際，回電火燒長沙一事，係城防司令、保安司令以及市警察局長三人，奉了戴雨農局長之命有所施為。張治中竟將火燒長沙的重責大任，推卸的一乾二淨。張治中為何施展此一毒招來陷害將軍呢？當然另有原因。蓋因鄧錫等人，不僅是復興社的成員，也是軍統局的大將，與戴將軍具有密切的關係。而張治中一向畏懼復興社與軍統局的正義感，因而懷有敵意。於今他一不做二不休。竟想借機施一石二鳥毒計，將戴將軍陷入這趟渾水中替他頂罪。蔣委員長當然知道戴將軍與火燒長沙一事無關。而張治中又誘過他人，為了假鑑後人，只好犧牲鄧錫等三人了。遂有三顆人頭萬古冤之冤案發生。湘人深知此事原委，為了說明張治中誘過真情，乃將其名姓三字，作成嵌字聯，宣揚於當時。茲將此嵌聯全文附此，作為他誘過鐵證。

上聯：「兩個方案，一把火，治績胡在？」
下聯：「三顆人頭，萬古冤，中心何忍！」
橫聯：「張惶失措。」

湘人這副嵌字全聯，不僅嵌入時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姓氏名三個字；同時也說明他糊塗治湘與誘過殺了三個機關首長的全部事實！

假借和談獨自貪功

至於貪功方面，遠者不提，就以當時和平談判，解決新疆伊亂事件來說，伊方出席會談的主要代表有三人，即阿哈買提江、賴希木江與阿不都哈依爾等，在和平條款上他們均皆署名簽字；而我方和談代表，每次出席者也有三、四人之多，除張治中外尚有彭昭賢、王曾善與劉孟純等。但在和平條款簽字時，其他三人的名字，均被排除，僅有張治中一個人的名字。此一行爲就是張治中要獨貪此功的明證。

當我體會出張治中貪功誘過的密情後，在身留迪化期間，對於身陷敵方，作囚期間所施攻心戰術一事，不再對任何人提及，以免步上鄧錫等人之後轍，再添一齣萬古冤的悲劇！同時也體會出，我今後爲國服務地點，也應遠離西北爲宜。換句話說；就是離開張治中勢力範圍，愈遠愈好！否則隨時隨地，都會受到他的陷害！

因爲入新國軍，過去均歸胡宗南將軍節制指揮，而四十五師又系胡將軍的嫡系部隊，而我本人在出任四十五師師長以前，又在西安與蘭州擔任過軍校七分校兩三期總隊長職務。從各種關係來說，我由伊犁歸來，理應先向胡將軍報到，這是首先給胡將軍去電調職的原因；其次我自離開黃埔軍校以後，就投入桂永清將軍麾下服務，而此次在新疆作戰死去活來的經過，也有去電的必要，以釋老長官的遠懷。當然去電主要目的，希望老長官們，早日將我調離西北。蓋因我與張治中已成水火，無法相容。我身體雖獲自由，然

而內心反而不安，亟願早日離開迪化！

好在迪化市內，山西籍的公教人員與商人還不少，古人云：「人不親土親」。這些鄉親們一聽到我由伊犁活着歸來，都紛紛前來慰問，使我傷痛心情，恢復不少慰藉！接着各大商號輪流為我洗塵接風，展開歡宴。歡宴之餘，同鄉們又想到我是作囚釋歸人，身上一文不名，如要返回內地，尚需一筆可觀的川資，因此在我留迪化期間，每日都有給我送川資的人前來。這些鄉土真情，令我非常感動，也使我終身難忘！就此我才像個人樣，再度離開多難的新疆。

筆者是六月廿八日清晨，始接到搭乘軍便機的通知。由此一事就可證明張治中對我輕視到了如何的程度？因此竟連吃早點的時間也沒有，我就空着肚皮，準時趕到機場，搭乘飛蘭州的軍便機。當然也無法向厚愛我的同鄉們去辭行。這又引為我離開迪化的一大憾事！奈何！

李局長另一番說法

由迪化至哈密距離，在左宗棠行軍新疆時，算是一個十八馬站，就是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。於今大卡車要走四整天，飛機飛行需兩小時。因為我所乘的軍機必需在哈密機場加油，因而又有與時任哈密區警察局長，也是我的好友李郁塘局長見面的機會。當飛機於九時整在哈密機場降落後，第一件急事，就是用電話與李局長取上聯絡。因哈密軍用機場與哈密市區僅有二公里的距離，而李局長又有自用座車，電話接通後，很快的趕來把晤。李局長一見我面劈頭就說：

「我能迎接你這位忠烈祠裡的再世人，真令我喜出望外！」接了他以責備的口吻又說：

「為何不早一日來個電話或電報通知一下，以便邀請同鄉們，來個盛大隆重的歡迎儀式呢？」

「此話真是不能提了！我由伊犁釋回，就遭受冷眼的看待！就以今天搭機一事來說，昨晚我還不知消息，直等到今晨飛機起飛時，才來通知。李兄你想想，我那有時間來通知你，還在哈密舉行盛大隆重的歡迎儀式呢？也就因此今天的早點還沒有來得及吃呢？現在我腹內空空，腸胃正在交戰，趕快弄點吃的來解決餓肚問題吧！」

軍機過境哈密，一般都是半個小時的光景，一俟機油加足，就要起飛。而警局距機場距離雖不太遠，但在半小時內，也弄不來充饑食物，必須在機場內設法解決才行。好在機場何姓場長，不僅是山西籍，尤且還是雁門關外的小老鄉，經過李局長介紹過後，人不親土親，何場長就抽空趕到機場廚房找食物。因為不在做飯時間，生米生麵不能吃，結果找到三枚雞蛋，即時打開汽油爐，煮成荷包蛋，順便在湯中加了一點鹽巴，就拿來作我的早點。

我就利用進早點的時間，邊吃邊與李局長交談起來，我首先慶幸的說：

「去年我出任師長時，曾向警務處胡國振處長要求，派你出任伊犁區警察局長之職。好在沒有成功，否則老兄不死，也得被俘作囚，和我落個同一下場！」

不意李局長即時向我反駁的說：「那也不見

得就如你說，要知事在人為！假使我真和你同在精（河）烏（蘇）服務的話，我就可以為你出主意，提計策作有力參佐人員了，就在前方戰事出現不可為之時，提早想出辦法，供你參考作有效的應付。古人云：『將在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』，就是要前線主將，依戰況實情自作主張，來應付變局的。就以精河九月初的戰況來說：假使你不等上級的命令，自作主張，提早撤退兩日的話，那不僅你四十五師全師得以保存，即烏蘇戰局又當別論了！要知在邊疆帶兵打仗，以保存自身實力為主，一城一地之失守，乃其次事也。因為保有實力，仍可等待機會再設法收復失地。如實力被敵人消滅了，什麼都完了！然而你老兄身處絕地，仍然奉命唯謹，處處還要請命行事。結果吃虧上當，你又能怨誰呢？……」

就在李局長郁塘兄的話尚未說完時，哈密機場何場長匆匆跑來機場貴賓室內，聲言飛蘭州軍機用油加足，所有乘客均已登機，現在就要我即時登機，以便準時起飛。好在有三個荷包蛋下肚，我的肚子不再鬧饑荒！尤且與李局長作了一次久別重逢的暢談，使我留新（疆）愁懷，減輕不少！

涼州道上已近故鄉

由哈密至蘭州的距離，是兩個十八馬站，汽車的行程是八整天，飛機要飛四小時。一般飛行此路線的飛機，大都要在酒泉（肅州）降落。一以加油，二以搭客。然而我所乘的這架軍機，一因油量加足，二因沒有上下乘客，遂不在中途停

落，乃直飛蘭州。

筆者雖在甘（肅）新（疆）兩省，服務軍旅有年，但對於貫通兩省孔道的河西走廊，却沒有機會作一次親身經歷之行，真是怪數！而這條細長的走廊，就是有名的古絲道的主幹。也是我中華文化傳入中東與歐洲，最早的古道。由秦漢時就已開始，迄今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，因而沿途留下很多古跡。如秦將蒙恬所築的萬里長城，極西盡頭的嘉峪關（酒泉），漢將霍去病斷匈奴右臂，所奪取的胭脂山（山丹），又如唐僧入印取經時，所經的黑水國（張掖）、流沙河（安西）、高樓莊（星星峽）以及火焰山（吐魯番）等地，均在其間。站在軍人的立場來說，這些古已有名的地方，都應親身去觀察一下才對。然而本人却沒有機會，蓋因去年元旦奉命率部入新（疆）時，朱紹良長官，爲了令我盡速早日趕到新疆省會迪化市，竟指派了一架二人偵察機，要我乘坐，作爲專機。由武威起飛，經河西走廊直飛迪化。那年氣候嚴寒，大雪紛飛，沿途錦繡山河，全變成銀色世界。雖然飛行兩省數千里的路程，結果一無所見。於今由迪化回蘭州，又乘軍便機。因時在初秋，雖無大雪封疆之情，也僅有空中鳥瞰之景。雖然行經的路程，仍然是這條古絲道。沿途有何重要地點，每個縣城有幾座城門都不知道，其他更勿論矣。身爲軍人，錯失了觀察兵要地形，誠爲終身憾事！

我在蘭州軍七分枝，擔任過兩任軍訓總隊長高職，不僅地面熟悉，尤且在軍政兩界上，建有很好的人緣關係，現在舊地重遊，理應盤桓多日

，展開交際，一敘舊情爲是。旋又想及西北軍政長官部，刻已改組，正是張治中勢力的核心地帶，他的爪牙一定分佈的不少。不是我暢所欲言的地方，爲免禍從口出，仍應三緘己口爲宜，因此由機場進城以後，就以化名悄悄進往西北大廈，未與任何軍政界人士接頭，僅以電話召來服務資源委員會，作工程師的兩位弟弟，會面晤談，讓他倆知道，我曾經死去，但現在又活着回來，如此而已。然後叫他倆到西北路局，購買了一張班車票，第二天就安返涼州，和我家人再度團聚，共享天倫樂！

涼州就是漢武帝開設河西四郡首府的武威郡；也就是平劇與秦腔所演薛平貴當了西涼王國都所在地。南依祁連，北阻雷首，形成兩山間的一處狹長平原。因有終年積雪祁連山上雪水灌溉之利，每年農產物都可豐收，成爲甘肅的谷倉。再加該地爲古絲道上貨物集散地，商業非常發達，遂有「金張掖，銀武威」的雅號，形成甘肅全省經濟重心，地位十分重要。然而涼州能成爲甘肅經濟重心，却與山西人有莫大的關係，這由涼州流行的一句古諺：「先有四盛明（晉籍古商號），後有涼州城」，就可證知。因此涼州城內城外居民，除甘肅本籍人外，以山西人爲次多。山西人一到涼州，有如回到故鄉。本人是山西籍，當然也有同感！

山西會館立碑盛會

筆者此次由新受辱歸來，原想與家人歡聚幾日，靜等胡宗南與桂永清兩將軍的電召，好再度

爲國家服務。原不願再與當地軍政界以及同鄉們有所接觸，僅於返涼翌日去山西會館，也就是晉華中小學校，會見時任該校校務主任，也就是我的長兄郭岑。不意就在我兄弟倆人一敘久別離情時，適該校兼校長，也就是旅涼山西同鄉會理事長楊耀侯將軍前來會館視察，一見我面就喜出望外的說：

「聽說你在新疆爲國成仁，於今又活着回來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因爲他是個老新疆，尤且在新疆服務時也擔任的是軍職，對於在新疆帶兵打仗的事，非常關心，迫切追問。因此在他追問後，我就一五一十的將我死去又活來的往事，向他作了一次簡報。他聽畢我的簡報後就說：

「老兄雖未作班定遠，左文襄第二；但也成爲張鷟、蘇武再生。給山西人在大西北又增添一頁光榮歷史。本會原訂於後日舉行懸匾與揭碑兩大典禮，於今再加上歡迎一幕，就成爲三喜臨門了，請郭將軍務必於後日上午十時，前來參加此一盛會！」

我當即回稱的說：「獲釋歸來人，有何光榮可言，不必多此一舉吧！」

「你在新疆的死去活來，就是山西軍人的莫大光彩；尤且被俘後，還能將新疆亂事擺平，對國家來說，也是莫大的功臣。於今適逢其會，又不是專爲你老兄舉行歡迎會，希望郭同鄉看在同鄉們面子，不要再行謙辭了！」

走筆至此，對於「懸匾」與「揭碑」兩事，也有一述的必要。

所謂懸匾，是懸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孔祥熙部長，題贈給涼州山西同鄉會一幅「三晉光華」檜木大匾。孔部長特贈此匾原因有二：其一基於近年來，涼州財稅徵收金額，特別優異，居於全省之冠，而涼州財稅機關首長大都是晉籍人，依照考績，應予嘉獎。其二涼州同鄉會竟利用宏巍的會館地址，作為一系列的校址，由晉華幼稚園辦起，直至晉華大學為宗旨。此一造福地方，開啓西北文化教育大業，更值得勉勵。因而特題贈木匾，以垂久遠，旅涼同鄉會獲此殊榮，乃定期隆重舉行懸匾大典。

其次揭碑，是涼州山西同鄉，為曾任武威查緝所長李郁塘同鄉，在任內時對山西會館的保存擴張，有莫大的功德。同鄉會看重此事，乃在李所長離涼赴新後，為垂久遠，特在會館內，刻製石碑一面，記述功德。為表隆重，竟與懸匾同時舉行揭幕禮。

李郁塘同鄉服務武威查緝所時僅二年餘，竟然能獲如此殊榮，當有其莫大功德的事實存在。

席不暇暖應酬繁多

其一是收回山西會館主權事。按涼州山西會館佔地三萬坪以上，建築宏巍，屋宇毗鄰有數百間之多，為全城最大的公有建築物。也就因此，自抗戰軍興以來，就成為各大機關，不出房租的辦公處所。其中較有名氣的機關，如河西師管區師司令部、統稅局、直接稅局、花紗、菸酒專賣局、查緝所等，尤且查緝所所屬的稅警連，不僅有一連人，還有一連馬匹，也住在會館內。如此這

樣的複雜的機關羣集在一起。原是美輪美奐的會館，怎能不遭破壞呢！旅涼山西同鄉會，每次開會都苦無辦法，及李郁塘同鄉出任武威查緝所時，首先提議成立實體的學校，然後再用學校的名義，驅走各機關，此一辦法果然生效。山西會館全址，就在一年內，完全收回。此其功德者一。

其次在李同鄉主持下，成立晉華各級學校，在有錢（山西人執涼州經濟牛耳）、有地（山西會館）、有人諸多有條件下，一週內晉華幼稚園得以開班，半個月內，晉華小學設備就辦齊全，招生開學，一年以後小學畢業生，就升入晉華中學，其辦事效率之高，真是無與倫比。就此獲得全涼州各級機關的稱譽。其中難能可貴者，竟因此感動了素有「河西王」馬步青將軍的贊助，並不時發言：「涼州山西同鄉會，拿上山西人的錢，給甘肅人來辦教育，我們甘肅人為何不大力幫助呢？」因此馬將軍（甘肅國大代表，數年前在臺北逝世）竟將他原緊鄰山西會館的三千坪的空地，一文不要的贈送給晉華學校作了操場。此一擴校情事，決非金錢所能辦到，全係李郁塘同鄉興學辦教育有所致之。同鄉會為感念李同鄉留涼期間，給山西人留下後思，特製石碑，藉垂久遠，以勵來茲！

在我返回涼州的第四天，也就是山西會館「懸匾」「揭碑」預定大典揭幕的日子，而我適逢其會，又被同鄉會加上「歡迎郭同鄉」一個節目。旅涼山西同鄉會既然如此盛情，那我何能拒人千里之外呢？於焉在是日上午十時，依序開始進行各項節目。一切由理事長楊耀侯將軍主持，首

到關聖帝君大殿正門上，揭開覆在「三晉光華」大匾上那塊紅布；其次又至大殿右側新建一面功德上，揭開蓋在碑頂一塊紅布。最後回至會場，也就是關聖大殿對面的戲臺上展開歡迎本人的節目。首由楊理事長對我讚譽一番，他說：「郭將軍率部入新，雖未作班定遠與左文襄第二，但也成為漢張騫與蘇武再生。在彈盡糧絕，渴死沙漠以後，反被敵人救活。在成俘以後，乘機施行攻心戰術，乃屈敵志，遂有和平談判，解決戰亂事件出現。不僅解救新疆四百萬同胞，免於兵燹之苦，對國家安邊定邦，也有莫大的功勞。換言之，也是我們山西人的光榮？古人云：『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』。我們全體同鄉理應熱烈歡迎！」

在楊理事長對我揄揚以後，要我也說些應場的話，這一要求，竟把我難住！因為自己畢竟是作俘歸來人，好話不能說，壞話不願說。只好以滑稽幽默的口吻發言：

「兄弟奉命入新，帶兵打仗。雖然死去，但又活來。好在頭未離身，手足仍全，總算整個兒的回到涼州和大家再度見面，真是萬幸！尤且巧遇如此盛大熱烈的場面，真是高興萬分，謝謝大家！」

在大家熱烈掌聲中，「懸匾」、「揭碑」與「歡迎」三大節目圓滿結束。接着中午在會舉行大會餐，席開五十桌；下午在戲臺上演大戲，真是熱鬧非凡！

因為我在歡迎會上亮了相，原想悄悄在家享幾天清福已不可能。蓋因涼州地方風俗一向崇厚，而在涼州山西人情味更濃。就此我成為各殷實

商號的輪宴對象，每日席不暇息，展開應酬。在我作囚九月所損耗的身體，經過約有一個月的好吃好喝，可說完全恢復如舊了！

戰犯審判返京作證

我閒居涼州家中，原想多享幾天清福，不意時入八月忽接坐鎮西安的胡宗南將軍來電，要我趕到西安報到，好再度為我安排軍職，以便繼續為國服務。涼州到西安的唯一交通工具，就是西北公路局的班車。兩地的距離，有一個半十八馬站，坐路局班車要走六整天。當我到了西安時，時序已達八月半。胡將軍為我安排出路，需要事先徵求我的意見。我唯一的條件，就是遠離西北軍政長官部勢力範圍，不巧的事就在此點，胡將軍指揮的防地就是西北，過去與第八戰區長官部，根本不分家的。於今八戰區長官部改組為西北軍政官部，由張治中出任了長官高職後，就要分家。而張治中對胡宗南將軍坐鎮西安，握有指揮西北大軍權力，一向忌恨深刻。因此我在西北軍方找出路，無異給胡將軍頻增困難，就此懸擱下去。好在駐防西安的王裕民軍長，不僅是黃埔一期的老學長；尤且還是山西右玉縣的小同鄉。為了聽命等差事，就搬進他家去作客，再加王大嫂作的菜飯都是家鄉味，很合胃口，多住幾天，決無問題。當我在王家住停後，王將軍才將他在西京日報上，所發我在新疆戰死沙場的一篇祭文交給我，長達萬言，情文並茂，此時此地，令我來看看，真是啼笑皆非。而胡宗南將軍竟根據此文，呈請國民政府將我的靈位供進陪都忠烈祠內。由此

可知王將軍對我關懷之深了！

古人云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」。而我此次在西安和王將軍把晤，竟成為最後一次會面。當我向他告別到南京不久，他竟因病逝世，反令我來哭他，真令我難過已極！

就在胡將軍為我安排工作為難之際。忽接時任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的來電，要我趕快到南京報到為我安排新職。因此我即時向胡上將與王中將告辭，由西安坐便機當天趕到南京，當晚下榻勵志社，翌日就拜會桂永清將軍。這時全國陸軍雖有縮編消息，但海軍正要大張旗鼓的要擴編海軍，桂老總因我兩次（南京與精河）為國賣命，死去活來。為了獎勵提拔，有意安排我出任新成立一個艦隊司令。為了慎重，要當面徵求我的意見。因為我本人出身陸軍，不悉海軍情事；而自己立志在作事，不是作官，不願為海軍人事開一惡例。對桂老總的好意，遂予婉拒。因此我在南京又賦閒起來。

國民政府還都以來，第一件大事就是審判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。雖然組成專案在審理，但是苦無證據，以致一延再延，無法定案。適時任國防部第五廳徐汝誠廳長，有一日來勵志社迎客，不意與我見面。他在驚喜之餘，就想起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時，我不僅身歷目睹，尤且還有筆記，豈不是此案最好人證與物證嗎？而國防部第五廳當時正負責收集此項證據之責，於是在驚喜寒暄過後，就追問我所寫的「陷都血淚錄」是否帶在身邊，好先交國防部登記審核，然後再交給審判戰犯專案法庭作為宣判日本戰犯證據。好在我

在涼州起身時，因要赴京一行，遂將這本不時之需帶在身邊，當即交給徐廳長轉呈國防部。

敵酋谷壽夫的下場

因為審判日軍戰犯，是轟動國際間的一件大事，不論國防部與專案審判庭，都很慎重。因而經過好幾個月，才宣佈訂於民國卅六年三月廿五日上午九時，在勵志社大禮堂所設的專案法庭，提審日本軍酋谷壽夫，因我在證人席上，尤有首都血淚錄上所書諸多事實，致使谷壽夫再無法狡辯，終於俯首承認罪狀。當午就押赴南京城外雨花臺刑場予以執行！

當谷壽夫執行死刑後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在新疆十死無生，為何又活了過來！大概是先死的南京卅萬軍民，向閻王請命不要讓我去報到，否則他們就不能轉生！這雖是一句佛語，輪迴說法，在事實上，大致不會有錯的。

現在我這個在南京大屠殺案作證的人，尚還活着，而日政府文部省，竟然要竄改日本軍閥侵華史，說是日軍在華殺人是基於兩國交戰的原因。真是睜着兩眼說瞎話！你們不侵華，何有兩國交戰情事發生！希望日本政府趕快回頭，改正自己的錯誤，不要越描越黑。（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